中正漢學研究
2025 年第一期（總第四十五期）
2025 年 6 月 頁 173~200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明心寶鑑》版本再考及其輯錄俗談的意義
——兼與《治家節要》之比較

安大會*

摘　要

《明心寶鑑》自 1393 年初刊後立刻在東亞各國廣為流傳，更是很早就被翻譯至西方，是一部著名的格言集。然而目前對於該書的編者范立本及其著述的相關說明仍不清晰。本文詳細介紹 1406 年刊行的范立本的另一著述——《治家節要》的朝鮮覆刻本，並重新考察了其編者身份、版本流通以及俗談輯錄的性質等問題。范立本並非有名的文人，但以家庭管理為主題，出版了兩部具有相關性的著述。這些著述日後成為各階層的日常生活指南，是指導家庭管理的實用書。其中朝鮮清州本《明心寶鑑》與初刻本最為接近。本文以此為基準，釐清明清、日本和朝鮮各版本之間的關係，指出大部分版本中出現的編者名和自序的遺漏、錯誤字、編輯上的謬誤、縮略及肆意的添加等問題。在分析《明心寶鑑》中多達 774 條的格言後，發現它們大都是口口相傳的歷代賢人的處世相關語錄和流行於民眾之間的口傳俗談，從而確定了《明心寶鑑》格言集和俗談集的雙重特性。這些俗談大都與家庭管理和處世等主題相關，既有采錄自前代各類文獻中的古俗談，又匯集編者當代的俗談，基於這些研究證明了《明心寶鑑》作為早期俗談資料集的歷史地位。

關鍵詞：范立本、古俗談、《明心寶鑑》、《太公家教》、《治家節要》

---

* 作者簡介：安大會（AHN Daehoe），男，韓國延世大學文學博士，現為成均館大學漢文學系教授。曾任成均館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院長，韓國漢文學會會長等職。2024 年獲第 38 屆仁村獎。主要研究方向為朝鮮後期漢文學及朝鮮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韓國詩話史》（首爾：成均館大學出版部，2024）、《窮極的詩學》（首爾：文學村，2013）、《韓國菸草文化史》（首爾：文學村，2015）等。主要譯著有《明心寶鑒評譯》（首爾：民音社，2024）、《菜根譚評譯》（首爾：民音社，2022）等。聯繫方式：ahnhoi@naver.com.

A Re-examination of the Editions of *Mingxin Baojia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Collection of Proverbs: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Zhijia Jieyao*

Ahn, Dae-hoe*

Abstract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1393, *Mingxin Baojian*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ultiple languages and remains widely read across Asia and even in the West. However, the authorship of Fan Liben and the details surrounding its compilation remain unclear.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Joseon-era reprint of *Zhijia Jieyao* (1406), another work attributed to the same author, and, based on this examination, explores the authorship, circulation of different edi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ected proverb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author as an anonymous intellectual with a keen interest in household management, who published two closely related works. These works functioned as practical manuals, offering guidance applicable to daily life across all social classes. Using the Cheongju edition from the Joseon period—the edition closest to the original—as a reference, this study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issues present in later edition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apan, and Jose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any editions exhibit omissions of the author's name and preface, excessive typographical and editorial errors, arbitrary abbreviations, and unauthorized addition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774 aphorisms in *Mingxin Baojian* suggests that it is not only a collection of wise sayings passed down orally but also a compilation of folk proverbs. The study further confirms that the text extensively records both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roverbs related to household management and personal conduct, drawn from various earlier sources. As one of the earliest documented collections of proverbs in a literary context, *Mingxin Baojian* hold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value in the study of proverb literature.

Keywords: Fan Liben, old proverbs, Mingxinbaojian, Taigong jiajiao, Zhijia jieyao.

* Professor, Korean Literature in Classical Chinese,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Korea.

一、緒論

范立本於 1393 年刊刻的《明心寶鑑》初刻本早已失傳。但初刻本刊行之後，該書「盛行於世久矣」，不僅傳入周邊國家，甚至被翻譯成西文走向世界，成為了一部超越時代、國家和文明的傳世之作。在傳播過程中產生的大量的寫、刻異本，展現出該書複雜的傳播和接受情況。成書已 600 餘年的《明心寶鑑》，對於它的作者、版本、校勘、性質等方面依舊存在不少誤解，影響着我們對這部名著的認識和理解。

本文旨在通過重新探討《明心寶鑑》，對編者范立本的個人情況及編纂意圖展開新的闡釋。1406 年，即《明心寶鑑》初刻 13 年後，《治家節要》一書刊行，本文將詳細介紹《治家節要》的朝鮮覆刻本，並分析該書的編者、編纂意圖和性質。基於這些新資料，重新梳理《明心寶鑑》數百年來在各國流傳的版本問題，尤其會重點分析在《明心寶鑑》傳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朝鮮各版本。

在以上分析之後，本文將重新分析《明心寶鑑》中格言的性質。以往學界主要認為《明心寶鑑》輯錄格言，是引導勸善和指導兒童教育的類書。然而在閱讀和研究中，筆者發現，該書中收錄有豐富的與中國民眾的經驗和智慧相關的口傳俗諺。

其中，作者不僅廣泛輯錄元代以前的俗談，還記載了大量元代的口傳俗談，它無疑是中國早期代表性的俗談集之一。從這個層面來看，《明心寶鑑》的成書，不是簡單的對前代文獻的再編輯，亦是有意識收集口傳文化的產物，是作者范立本創造性地將歷代聖賢的處世語錄和普通民眾的口傳俗談匯編而成的格言集和俗談集，是蘊含着中國人民集體智慧的民間文學代表。

但在明以後的大部分書目中，並沒有將《明心寶鑑》視為中國古俗談或古謠諺中的一種，現當代學界也多沿襲這一傳統，未能注意到該書作為俗談資料彙編的特點。如朱介凡在《中國俗談論》中詳細論述了中國編錄俗談集的歷史和代表著作，但不見《明心寶鑑》一書，[1]張魯原在《中華古俗談大辭典》中亦未提及該書。[2]綜上，目前學界還尚未談及《明心寶鑑》作為俗談資料的屬性和價值。

然而，從《明心寶鑑》中所收錄的俗談的數量、質量及範圍來看，筆者認為，它無疑是一部優秀的早期俗談集。雖然《明心寶鑒》的內容並非全是俗談，但從俗談在全部內容中的佔比來看，足以證明其俗談集的屬性。本文意在突破學界的已有認識，將《明心寶鑑》看做是元末明初系統輯錄古俗談和當時俗談的選集，並在詳細論證該主張的基礎上，分析

[1] 朱介凡：《中國俗談論》（臺北：新興書局，1965），頁 513-608。
[2] 張魯原：《中華古諺語大辭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1）。

其作為俗談集的具體特徵。

二、《明心寶鑑》的編者范立本及其編纂意圖

要把握《明心寶鑑》的編纂意圖及它的版本和性質，首先需要了解編者范立本的個人情況。遺憾的是，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後的文獻中，都很難找到與范立本本人相關的記錄，[3]只知道范立本是武林人（現浙江省杭州），字從道。但在朝鮮刊行的他的著述中，可以找到相當有趣的記述。范氏的編著《明心寶鑑》和《治家節要》分別於 1393 年和 1406 年在中國刊印，其後傳入朝鮮並被翻刻，1454 年在清州刊行《明心寶鑑》，1431 年在密陽刊行了《治家節要》。因為《治家節要》首先被刊行，因此朝鮮本《明心寶鑑》的刊行可以說與《治家節要》不無關係。如此，要更多了解《明心寶鑑》，首先需要認識《治家節要》。《治家節要》的覆刻本近年才在韓國學界內被注意到，而這部書在中國已經失傳，目前還未被中國學界所熟知。[4]《治家節要》一書目前僅有韓國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和個人收藏的兩種刻本，另外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和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還有兩種寫本。在《明心寶鑑》刊行 13 年後出版的《治家節要》，可以說是《明心寶鑑》的姊妹篇，而這也正成為了理解《明心寶鑑》性質的關鍵。



圖 1 高麗大學圖書館藏范立本編《治家節要》1431 年密陽刻本[6]

《治家節要》於永樂四年（1406）由崇川的出版社吳氏積善書堂初刻（見圖 1），崇川是當時商業出版的據點福建省建陽縣嵩化的別稱，宋元以來數百年間一直是出版的代表城市之一。[5]吳氏積善書堂出版的書籍，現只知有《治家節要》，大概推測《明心寶鑑》應該也是在

[3] 周安邦：《〈明心寶鑑〉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係博士學位論文，2009），頁 79。

[4] 〔韓〕金東煥：〈范立本이 편찬한 《治家節要》에 대한 考察（范立本所編《治家節要》考察）〉，《書誌學研究》第 25 輯（2003），頁 283-298；〔韓〕金光一：〈密陽本《新刊明本治家節要》의 문헌가치（密陽本《新刊明本治家節要》的文獻價值）〉，《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 28 卷（2011），頁 323-346。

[5] 方彥壽：〈東陽崇川與建陽崇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4 期（1988），頁 62-63。

[6] 〔韓〕朴志炫：〈알폰소 바뇨니의 《西學齊家》「齊夫婦」卷——宣教의 한 방식으로서의 부부 윤리（高一志的《西學齊家》〈齊夫婦卷〉——作為一種宣教方式的夫婦倫理）〉，《人文論叢》第 67 號（2012），頁 511-550。

相似的地區以相似的方式出版的。

表 1 《治家節要》的目錄如下：

序	1）作者未詳，〈治家節要序〉 2）朱敏，〈治家節要後序〉（永樂四年歲在丙戌年七月既望吳興朱敏序）
卷上	〈正己〉、〈立業〉、〈勤儉〉、〈謹慎〉、〈禮節〉、〈廉恥〉、〈存信〉、〈謹言〉、〈致思〉、〈務本〉、〈得失〉、〈慮危〉、〈主見〉、〈諫諍〉、〈處富〉、〈居貧〉、〈父子〉、〈舅姑〉、〈繼母〉、〈夫婦〉、〈兄弟〉、〈妯娌〉、〈後嗣〉、〈訓子〉、〈教女〉、〈育嬰〉、〈家和〉、〈睦親〉、〈處鄰〉、〈擇交〉、〈往復〉、〈晨昏〉、〈出行〉、〈防虞〉、〈防盜〉、〈隄備〉
卷下	〈冠笄〉、〈婚姻〉、〈喪儀〉、〈奉先〉、〈宗譜〉、〈讀律〉、〈讀傳〉、〈置書〉、〈製辦〉、〈買賣〉、〈食用〉、〈稼種〉、〈畜養〉、〈選擇〉、〈免思〉、〈量度〉、〈賦役〉、〈戶口〉、〈生辰〉、〈胎產〉、〈斗秤〉、〈債負〉、〈借換〉、〈嗜飲〉、〈娶妾〉、〈奴僕〉、〈內外〉、〈褻瀆〉、〈風俗〉、〈是非〉、〈爭鬪〉、〈訴訟〉、〈疾病〉、〈患難〉、〈遺失〉、〈怪異〉
跋·刊記	時宣德六年辛亥仲冬有日中直大夫知大丘郡事醴泉尹祥敬跋

全書分為上下兩卷，各有 36 條，共計 72 條，按體系敘述鄉村社會的生活問題。從家庭的立場出發，平易淺顯地述說了實際生活中會用到的處理家庭運營、子女教育、生業和衣食住活動、鄰里親戚關係、疾病、訴訟等 72 種日常的應對原則和要領。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部書確實是「治家之規矩準繩」。

《治家節要》由具體的日常生活中的欄目構成，主要包含有與父子和舅姑、繼母、夫婦、兄弟、妯娌等相關的家族關係和後嗣、訓子、教女、育嬰、家和、睦親等家庭教育的內容，以及處鄰、擇交、往復、防虞、防盜、隄備等和家庭保護有關的條目，這些全是「家庭管理學（oikonomia）」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屬於「理財學（chrematistics）」的內容也很多，如製辦、買賣、食用、稼種、畜養、選擇、賦役、戶口、斗秤、債負、借換、嗜飲等。范立本認為的「家庭管理」的範圍和類別十分之廣，涉及到修養和道德、曆法和風俗、實用和處世、治產和防犯等等。[6]豐富的內容也恰恰可以證明，《治家節要》作為明代初期社會中指導城市和鄉村家庭管理的實用書，其應用價值相當高。這部書在朝鮮建國不久就被率先引入並出版，或也與其實用性有密切關係。

《治家節要》中有兩篇序文，其中包括了關於范立本及其著述的重要內容，也為我們

提供了同時代對《明心寶鑑》一書的認識與評價，茲引用其中的重要部分如下：

> 武林范氏從道，學優而才贍，身修而行愼，隱德弗耀，而著述自娛。嘗摭嘉言善行。輯爲《明心寶鑑》，鋟梓槧行。既而復掇經史子集，凡善可勸，惡可懲，洎諸民生日用之不可泯者，大則三綱五常，小則應事接物，靡不條陳悉載，別爲上下二卷，目之曰《治家節要》，屬予序之。予竊謂身固家之本，而家又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齊而后國治」，家之所係，厥大矣夫。奚可舍斯不以爲先務也！（中略）誠有功人世，非淺淺矣。是書一出，四方多士，將爭先快覩，亦何庸予辭之贅哉！[7]

> 予觀上古之書，文理蘊奧，非賢達者，不能味其趣。近武林范氏從道，乃編《明心寶鑑》，集其間廣采群書傳記·通世常言俗諺。此皆取其欲人易曉易行之故，至如下愚聽聞誦讀者，莫不感動於中，皆欲汲汲然樂進於仁義之域也，所以其集盛行於世久矣。然踈闊之士見之，不謂有益，但以爲淺識之材，乃譏之曰：「此好事要譽者之所爲也。」獨予謂之無益者，宜是言之，其集皆是聖賢古人嘉言善行之事，難是言也。予素不與范公識，偶在京畿會，遂爲友交，忽袖出書藁，名曰《治家節要》，廼請訂正。予自愧才疏，固辭不容，略強爲之筆削，以塞其請耳。予謂斯集，非文章華麗之詞，皆是直言治家人倫綱常之正道、日用事物當行之大法，兼之諭以性命禍福之端、出入行藏之義。上可以翼遵聖化，有移風易俗之效；下可以引導民淳，有遷善改過之方。凡士農工商，雖有四者之殊，而治家之道則一，能循斯理而行之者，昌且久矣。否此者，則不然也。吁！范公所作，實有益於人世，非好事要譽之謬見矣。[8]

通過這兩篇序文，可以掌握不少信息。其一，不僅說明了范立本在《治家節要》之前先編纂和刊行了《明心寶鑑》的事實，還簡略介紹了編者的個人情況。其二，兩篇序文皆提到范立本學識卓越但不被世人所識，也就是所謂的無名文人，而作為校者且書寫了後序的朱敏亦是無名之士。二人在京畿偶遇，朱敏接受范立本的訂正之請，或可視作兩人都不在京城文人的社會網絡之中。在這種身份背景下，從古至今數百年間，《明心寶鑑》作為編者不詳的書籍在東亞廣為流通，而《治家節要》因在中國本土早佚，更是久不為人所知。

《明心寶鑑》的編者雖然無名，但該書在刊行後卻的十餘年里受到了讀者的巨大喜愛。

---

[7] 佚名：〈治家節要序〉，見〔明〕范立本：《治家節要》（朝鮮覆刻明崇川刻本），頁 1-2。
[8] 〔明〕朱敏：〈治家節要後序〉，同前註，頁 3-4。

然而與之相對的，是這樣一部大眾性的著述卻遭到了當時知識人社會的反感和貶低，認為它不過是知識淺陋的通俗讀物。也正是這些主流的反感，使得《明心寶鑑》及其作者難以進入主流的知識人社會。

再者，在這兩篇序文中提到的有關《明心寶鑑》的詳細說明，為我們揭示了《明心寶鑑》與《治家節要》的緊密聯繫。毋庸置疑，《治家節要》是以《明心寶鑑》的問題意識為基準而編纂成書的。可以明顯看到，《治家節要》72 條中的大半都是對《明心寶鑑》中收錄的格言的再引用，並以此展開論述的。下面用一個例子加以說明。

> 《景行錄》云：「觀朝夕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又古語云：「一日之計在於寅。寅若不起，日無所辦。」夫士農工商大小之家，不分有無急務，不許清晨而起，黃昏而睡，仕宦者，不失其公務；莊農者，不失其栽植；工業者，不失造作；商賈者，不失買賣，餘者皆然。如此，則有官守家業者，不至於墮矣。[9]

上文是《治家節要》上卷的第 32 條〈晨昏〉，主要是勸誡只要早起勤奮誠實為人，做任何事都能成功。此處說是引用《景行錄》和古語中的格言，實際都見於《明心寶鑑》。《景行錄》的內容見於第 14 章第 11 條，[10]古語見於第 12 章第 5 條，[11]其中《明心寶鑑》還提到古語是出自《孔子三計圖》一書，這裡的古語即是俗談，之後在無名氏的戲曲《白兔記·牧牛》和湯顯祖的《南柯夢記·錄攝》等文獻中成為慣用語句。若對比《明心寶鑑》與《治家節要》，可以發現後者采錄於前者的俗談和格言多達一半以上，可見二者關係之密切。

第三，既然《治家節要》是指導城市和鄉村家庭管理的實用指南，那麼《明心寶鑑》與其說是匯集教訓與知識的教養書，不如說它更像是在家庭與社會日常生活中實際可用的「家庭寶鑑」。換言之，《治家節要》正是講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具體實踐《明心寶鑑》所指向的主題的。這部書不單是為士大夫階層所作，也面向其他不同的職業群體。上文所引用的〈晨昏〉條就適用於士農工商全部。又比如〈務本〉條中的提到的適用對象則更是拓展到文官、武官、衙役、醫官、算命先生、私塾先生等等。綜上，這兩部書並非單純為了特定階層所編的教養讀物，而是以社會各階層為對象、以指導他們正確的生活規范為目的的著述。正是因為它們的泛用性，因此兩部書才能夠在不同國家、不同讀者之間廣泛流傳。

第四，明確提到了《明心寶鑑》內容由歷代文獻中的格言和人口相傳的俗諺組成。朱

---

9 〔明〕范立本：《治家節要》上卷第 32 條〈晨昏〉，同前註。

10 「《景行錄》云：觀朝夕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見〔明〕范立本編，〔韓〕安大會評譯：《明心寶鑑》（首爾：民音社，2024），卷 14，頁 559。

11 「《孔子三計圖》云：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幼而不學，老無所知。春若不耕，秋無所望。寅若不起，日無所辦。」同前註，卷 12，頁 517-518。

敏在序文中提到格言的搜集對象主要有「廣采群書傳記」和「通世常言俗諺」,前者主要是格言，後者則多為俗談。這樣的設置，對知識水平不高的讀者來說也易曉易行。

以上結合對學界論及較少的《治家節要》的分析和比較，我們對《明心寶鑑》的編者及其編纂意圖有了新的認識。結合兩篇序文以及多達 72 條的與「家庭管理」相關的條目，可以總結出兩部著述的共同特徵，即二者都是作為指導社會各階層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具體操行的「家庭寶鑑」，具有保證人人皆可品讀的通俗性。也正是因為這一特徵，兩部書中所抄錄的內容多是常見書中的通俗格言，又或是當時百姓人口相傳的常言俗談，是表現了民眾思維的優秀編著。只有了解了范立本編纂意圖中的創造性構思，接下來才能更清晰了理解《明心寶鑑》的價值和特徵。

三、《明心寶鑑》的版本與朝鮮刊本

《明心寶鑑》的價值，可以通過讀者的熱烈反應來確認。初刻 13 年後，朱敏就在〈治家節要後序〉中提到「其集盛行於世久矣」，之後該書更是傳至東亞各國乃至西方，人氣經久不衰。然而從編者生前起，《明心寶鑑》就已被曲解，其原型也早不復從前，這種影響延續至今。而《明心寶鑑》的性質和價值，又與出版有着密切的聯繫。本節主要關注《明心寶鑑》的版本問題，具體以朝鮮各種版本為中心展開。

1393 年的初刻本《新刊校正大字明心寶鑑》現況不詳，這裡首先從明清時期《明心寶鑑》的刊行說起。首先是推測為明代初期刊本的黑口本《新刊大字明心寶鑑》，現藏於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該版本是之後流傳於中國和日本的各種刻本的底本。黑口本從編輯狀態、格言數量、字體和錯誤等來看，與 1454 年刊行的朝鮮清州本十分接近。然而黑口本刪去了編者名和自序，推測是當時出版商為了利益而刻意刪除了這些內容。內容上，黑口本比清州本多出一條，即第 7 章〈存心篇〉的第 72 條。[12]然而存在誤字頗多、格言各條之間的分隔符〇多脫落等問題，其編輯狀態相當粗疏。

之後修改了黑口本中的誤字、並重新編輯的版本也有不少，其中的代表有1553年由宦官曹玄刊行的《重刊明心寶鑑》，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和蘇州圖書館。[13]曹玄重刊本雖以黑口本為底本，但修改了底本中的誤字和編輯上的錯誤，從編輯、紙質、裝訂、字體上看，比黑口本好了不少。另一個優點是，曹玄重刊本中收錄了大部分版本中缺失的編者自序，但序文的後半部

[12] 多見內容為「子曰：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這條格言除了清州本，在黑口本和明清時期的重刊本，以及和刻本中都有收錄。

[13] 這兩個版本都已經影印出版，分別是曹玄刊：《重刊明心寶鑑》（揚州：廣陵書社，2014），曹玄刊：《重刊明心寶鑑》（北京：線裝書局，2020）。

分有不少遺漏。此外，在修訂重刊過程中也衍生出不少新的錯誤。比如，將第一章〈繼善篇〉中原本獨立的第5條和第6條合為一條，而將第5章〈正己篇〉的第16條分為兩條，同時又遺漏掉了第11章的第3、18、19、199條和第19章中的第11、12、13條。除此之外，還有不少隨意添加或修改原文的痕跡。

另外還有1601年鄭繼華刊行的《新鍥提頭音釋官板大字明心寶鑑正文》。[14]以上這些版本大都修正了底本黑口本中的錯誤，但底本中各條格言之間分隔符〇大部分缺失的問題依舊存在。如鄭繼華的版本中，就出現有幾條格言合為一條、又或增加初刻本中沒有的格言的問題。以上中國各版本中的種種問題，直到20世紀也未能解決，甚至出現了後代編者隨意增減格言的情況。與《明心寶鑑》在明代也受到知識人的熱烈呼應不同，從清代到21世紀，該書主要是面向知識水平比較低的讀者、以坊刻本的形式流通，因此其存在感也大大降低，它的位置也逐漸被萬曆年間流行於民間的《增廣賢文》和《昔時賢文》替代。但值得註意的是，《增廣賢文》中與《明心寶鑑》相似的句段多達100餘條。[15]

日本不僅流入了中國和朝鮮的多種版本，還刊行了不少和刻本。其中，壬辰之亂中被掠奪至日本的清州本現藏於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16]然而和刻本並未以清州本為底本，而是在 1631 年覆刻了明人王衡（1564-1607）刊行的《新鍥京板正譌音釋提頭大字明心寶鑑正文》。和刻本是典型的明刻本的覆刻本，但在修正王衡刻本中的誤脫字和異體字的同時，也導致出了更多錯誤，因此很難視作善本。但通過《明心寶鑑》在日本的刊刻情況，可見日本也熱衷閱讀《明心寶鑑》並受其影響。[17]

此外，《明心寶鑑》早在 16 世紀末就已經被翻譯成西方各國語言。是書最早由西班牙傳教士嗬呣唆（Juan Cobo，1546-1592）於 1590 年譯為西班牙語，該譯本的寫本現藏西班牙國立圖書館。[18]1588 年到 1592 年，嗬呣唆暫居菲律賓馬尼拉，他從移居到此的福建人手中得到這部書，之後便翻譯了該書。譯本的底本中還存有編者的自序和圖像，但該底本現已不存。[19]之後傳教士閔明我（1610-1689）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翻譯並解釋了《明心

[14] 關於《明心寶鑑》的中國刻本的調查可參見周安邦：《〈明心寶鑑〉研究》，同註 3，頁 110-178。萬曆 29 年鄭繼華刊行的 2 卷 2 冊《新鍥提頭音釋官板大字明心寶鑑正文》中，提到了編者為范立本，但缺少自序。

[15]〔韓〕林東錫：〈《明心寶鑑與《昔時賢文》同一句節比較考》(《明心寶鑑》과 《昔時賢文》의 同一句節 比較考)〉，《中國語文學論集》第 31 號（2005），頁 391-410。

[16] 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上鈐有「養安院藏書」印。又根據「晉山梅室」印，可知為姜希孟（1424-1483）舊藏。書後書有「辛卯孟秋閔公騫所贈」，可知是姜希孟 1471 年從刊行者閔騫處收到贈書。

[17] 具體可參考〔韓〕成海俊：《日本における 〈明心宝鑑〉 受容の思想史的研究》（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論文，1979）和氏著：《東아시아〈明心寶鑑〉研究》（首爾：문出版社，2011）。

[18] 該書已由 Fabio Yuchung Lee 等人出版，見《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第 3 冊（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

[19] Zhang RJ, Gil-Osle JP.「Chinese monks, dragons, and reincarnation： the hand of Juan Cobo in the

寶鑑》，該書於 1676 年在西班牙出版。[20]

另有傳教士羅明堅（1543-1607）在 1591 年至 1593 年期間，匯集中國賢者名言並譯為拉丁語，書名為《Diversorum autorum sententiae ex diversis codicibus collectae,è Sinensi lingua in latinam translatae》。最近有學者發現，這部可譯作《諸家名言匯編》的書，實際是縮略《明心寶鑑》後翻譯而成的。[21]羅明堅比利瑪竇更早到達中國，他在廣東傳教的同時，不僅用中文撰寫了《天主聖教實錄》等早期天主教書籍，還將《明心寶鑑》與《論語》、《孟子》等四書一同翻譯成拉丁語。這一事實，可以佐證《明心寶鑑》一書在中西書籍交流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作為被最早翻譯成西方語言的中國書籍之一，《明心寶鑑》的意義重大。而傳教士翻譯該書的原因也很明了。該書簡潔明了地介紹了中國人的心理和思考方式，選集了儒釋道等各種思想的精髓，作為包含中國民眾的思維的俗談集和學習中文的教材，是當時各階層中富有人氣的普及通俗類讀物。

而最深刻認識到《明心寶鑑》這種價值、並且廣泛應用的國家是韓國。而《治家節要》的刊行，更是有其特殊意義。現存最早的朝鮮本《明心寶鑑》是在韓國清州刊行的翻刻本。該翻刻本保存了《明心寶鑑》初刻本的模樣，目前有清州古印刷博物館、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日本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以及韓國華峯文庫四種藏本。此外據文獻記載，1592 年之前洪州亦有刻本刊行，但實物不存。[22]

與黑口本相比，清州本的優點十分明顯。首先，清州本中明確地記錄着刊行時期和刊行者，可以確定它是刊行最早的朝鮮版本。其次，清州本中完整地保留了編者名及自序，且誤字和脫落的情況明顯減少，分隔符〇雖然也有遺漏，但明顯要比黑口本和其他版本少，因此在分節等編輯上的錯誤也較少。清州本作為最為接近初刻本的版本，是《明心寶鑑》研究中不可忽視的善本。遺憾的是，清州本僅被朝鮮和日本的部分讀者所利用，在中國、日本和西方通行的都是黑口本系統的各種版本。明以後中國、日本和越南的大部分版本都錯誤較多，學界則因對清州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Mingxin baojian 明心寶鑑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circa 1590，」*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34.1(2024)pp.155-169.遺憾的是，這篇文章中並未提到清州本，且稍有誤漏之處。

[20] 劉莉美：〈當西方遇見東方－從《明心寶鑑》兩本西班牙黃金時期譯本看宗教理解下的偏見與對話〉，《中外文學》第 33 期（2005），頁 121-131。〔韓〕崔洛元：〈카톨릭 세계권과 유교—16・17 세기 스페인의 경우를 중심으로（天主教世界觀和儒教—以 16・17 世紀西班牙的情況為中心）〉，《儒學研究》第 25 輯（2011），頁 259-287。

[21] 胡文婷，張西平：〈蒙學经典《明心寶鑒》的拉丁語譯本初探〉，《中國翻譯》第 4 期（2022），頁 38-44。胡文婷：〈16 世纪《明心寶鑒》的西方譯介—以高母羡譯本與羅明堅譯本為中心〉，《中國比較文學》第 3 期（2023），頁 157-179。

[22] 根據朝鮮宣祖元年（1568）刊行的魚叔權《攷事撮要》中的冊板目錄記錄，忠清道洪州曾保存有《明心寶鑑》的木板，但該版本實物不存，難以考證。筆者推測應該不是《明心寶鑑》的抄略本，而是與清州本類似的版本。

本的認識不足，未能識別這些錯誤。

但《明心寶鑑》在朝鮮流傳的過程中亦出現了不少問題。朝鮮中期以後，清州本因為稀貴，能讀到的人比較少，於是出現了抄略本，大概是摘選全書三分之一左右的內容並重新整理而成。這些書大都是坊刻本，由商業出版，擁有很高的人氣。天啓元年（1621）出現了最早的坊刻本，之後 1637 年、1647 年、1661 年又刊行了不用的坊刻本（見表 1）天啓本出現後 400 多年里，類似的版本多達數十種，到現在筆者所見的抄略本已超 200 種，如此盛況在任何國家都不曾見。[23]


新刊大字明心寶鑑上

新刊明心寶鑑卷下

圖 2 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藏《明心寶鑑》1454 年清州刻本

表 2 17 世紀出版的《明心寶鑑抄略》坊刻本 4 種

	書名	刊記	板心/張數	卷次/字數	藏處	備註
1	明心寶鑑抄略	天啓元年 辛酉十一月日（1621）	明心/26 張	上卷下卷/9 行 17 字	修綆室	上卷明心寶鑑抄下卷明心寶鑑下書末明心寶鑑抄略
2	明心寶鑑	崇德二年 丁丑季夏開刊（1637）	26 張	上卷下卷	奎章閣	崇德本的抄本，抄於英祖末年
3	明心寶鑑抄略	丁亥季夏開刊（1647）	明心/24 張	上卷下卷/9 行 18 字	紹修書院，日本對馬歷史民俗資料館（現為筆者所藏）	上下卷卷首和下卷卷末都是明心寶鑑抄略
4	明心寶鑑抄略	辛丑仲春開刊（1661）	明心/	上卷下卷	日本對馬歷史民俗資料館，藏書閣（？）	

表 1 中列舉了天啓本出現後、17 世紀以《明心寶鑑抄略》為名刊刻的 4 種坊刻本。到 19 世紀後，又有以《明心寶鑑抄》為名的坊刻本 5 種和個人刻本 1 種。（見表 2）日殖時期，

[23]〔韓〕安大會：〈《明心寶鑑》의 판본과 새로 발굴된 天啓本 坊刻本의 가치（《明心寶鑑》的版本和新見天啓本坊刻本的價值）〉，《文獻與解釋》第 95 號（2024），頁 131-148。

更是出現了純漢文本、懸吐本、對譯本、增補本等數十種不同版本的《明心寶鑑》。這裡值得注意的是 1869 年仁興齋舍刊刻的版本。該版本刊記「當宁己巳新刊藏板于大丘仁興齋舍」，該版本的木板現在依舊被完整保存着。世居大邱的秋氏認為家藏的《明心寶鑑抄》的寫本是其高麗末期先祖秋適的著述，因此在 1869 年刊刻此書，並向著名人士請托序跋。秋世文當時為了顯彰家族事業，刊刻了數種先祖的著述。但在此過程中，他將家中保管的先祖抄寫的《明心寶鑑抄》誤認為是秋適的作品。這或是因為當時流通的坊刻本及其寫本都未記錄編者。

表 3　19 世紀和大韓帝國時期出版的《明心寶鑑抄》坊刻本 5 種及木版本 1 種

	書名	刊記	板心題/張數	卷次/字數	藏處	備註
1	明心寶鑑抄	崇禎後甲辰春泰仁孫基祖開刊（1844）	明心/28張	單卷/8行17字	奎章閣等多處	柳鐸一認為是1664年刊 行，金東煥認為是1784年
2	明心寶鑑抄	戊辰至月 武橋新刊（1868）	明心寶鑑抄/23張	單卷/10行17字	韓國國學振興院等	
3	明心寶鑑	當宁 己巳新刊 藏板于大丘 仁興齋舍（1869）	明心寶鑑/26張	單卷/10行18字	國立中央圖書館等	序跋中認為作者是高麗末期秋適
4	明心寶鑑抄	歲在乙未孟冬校洞開刊（1895）	明心/23張	單卷/9行19字	忠南大學，筆者	木活字本，不分上下卷，最後增加了〈朱夫子十當銘〉
5	明心寶鑑抄	乙巳冬 完西溪新刊（1905）	明心寶鑑/19張	單卷/11行19字	延世大學等	
6	明心寶鑑抄	丙午季春完山開刊（1906）	明心寶鑑抄/19張	單卷/11行19字	啟明大學等	1915年 京城洞美書市本和1916年 多佳書鋪本與其是同一版本

20 世紀初，增補版《明心寶鑑》十分流行。雖然朝鮮末期已經出現了《明心寶鑑》的韓文譯本，但進入 20 世紀後，漢·韓對譯本才成為大勢。其中最重要的是 1914 年南宮濬增補編纂的《懸吐句解增補明心寶鑑》。該版本由新舊書林刊行，直到今天一直是韓國《明心寶鑑》的基準讀物。這本書在書名下方也離譜地寫着「露堂秋適原著」，明顯是受到仁興齋舍本「秋適原作說」的誤導。不過大部分的書還是沿用之前的觀點，記為作者不詳，「秋適原作說」並未被廣泛接受。[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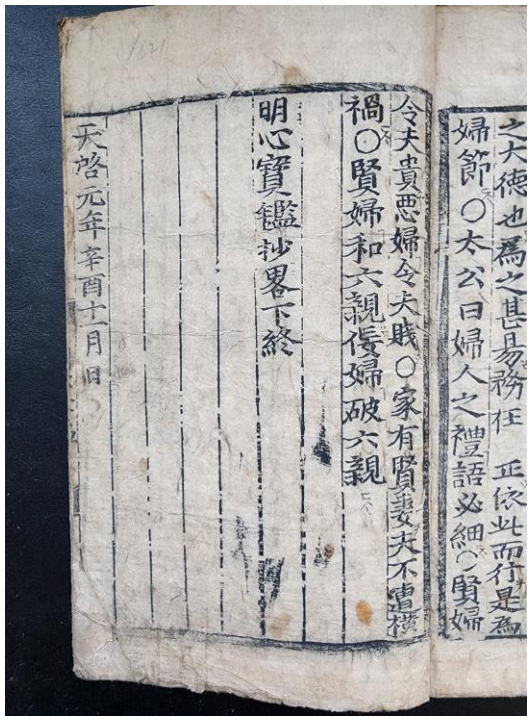


圖 3：天啓本《明心寶鑑》卷末（個人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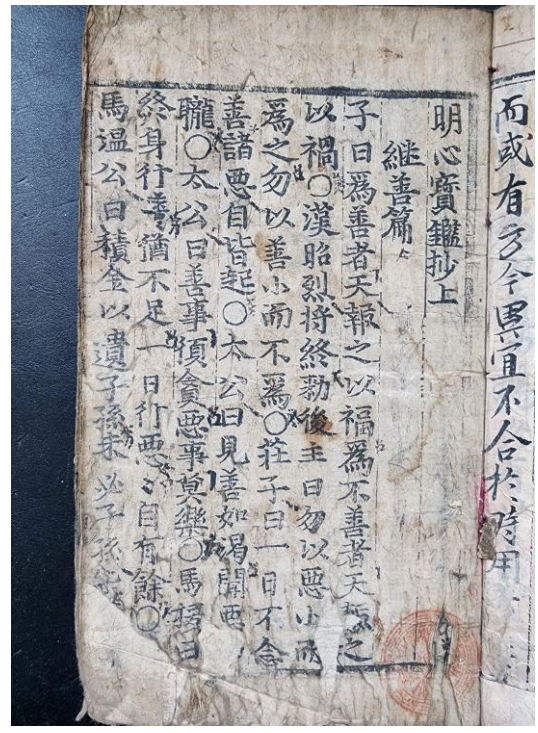


圖 4：天啓本《明心寶鑑》卷首（個人藏本）[25]

而到了 1959 年，由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出版了金鐘國的《國譯增補明心寶鑑》，使「秋適原作說」在韓國成為定論。金氏的譯作包含了校勘、注釋和解說，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並備受學界好評，但在此有必要補充關於該書的出版背景。1957 年 9 月，越南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吳廷琰正式訪問韓國，次年 11 月，韓國總統李承晚答訪越南，並受到越南各界熱烈歡迎。訪問期間，越南孔學會贈送給李承晚 1957 年刊行的抄略本《明心寶鑑》。李承晚返回韓國後，又將該書贈予成均館大學，並下指示在韓國廣泛普及該書。當

[24] 〔韓〕安大會：〈한국에서 간행된 《明心寶鑑》抄略本의 판본과 특징（韓國所刊行〈明心寶鑑〉的抄略本的版本和特徵）〉，《韓國文化》第 105 號（2024），頁 195-228。

[25] 該版本是 400 多年里，在朝鮮廣泛傳讀的《明心寶鑑》的原型，卷首題下並未記載有編者姓名。

時大邱的秋適後孫到京拜訪，並將刊刻於仁興齋舍的《明心寶鑑》贈送給金鐘國，而金鐘國則直接將秋適當作編者寫入書中。這之後「秋適原作說」在韓國則成為定論，甚至傳至中國等地。直到 1970 年，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院長李佑成教授發掘並向學界介紹清州本的存在，學界才知曉「秋適原作說」竟為謬說。

明代書商為了謀利而刪除了編者姓名和其自序，竟使《明心寶鑑》在大部分國家被視作無名氏之作。朝鮮也隨着清州本變得稀見、不著錄作者的抄略本的流行，而變成作者不詳。又因為錯誤字多、編輯上的謬誤、後編者隨意的增刪等原因，使得《明心寶鑑》流通更廣的並非善本，而是劣本。而導致這樣的原因，從根本來說是編者范立本是無名的知識人。又因《治家節要》在本土亡佚，既無法考證編者姓名，也未能認識二者在編纂上的關聯性。雖然帝王和部分知識人對其評價很高，但更多的知識人因其通俗讀物的性質而將其棄置於書架之外。以上種種，最終導致《明心寶鑑》淪為一部編者未詳、編纂意圖不明、性質模糊的編著。

四、《明心寶鑑》中格言的性質和對俗談的採錄

《明心寶鑑》共兩卷，其中上卷 10 章，收錄格言 373 條，下卷 10 章，收錄格言 401 條，共计 20 章 774 條。[26]朱敏在〈治家節要後序〉中指出，這 700 餘條格言大體来自「廣采群書傳記」和「通世常言俗諺」兩種途徑。換言之，一部分出自實際的文獻記錄，一部分則來自口傳俗談。然而，一直以來學界只是片面地以前者為共識，而忽視了後者。結合朱敏的後序，我們不僅要看到其出自歷代文獻的部分，也要注意到其源自口傳的另一半。基於這種認識，筆者以為《明心寶鑑》實際上是在廣泛輯錄元以前古俗談的同時，大量採錄當時口傳俗談的俗談集。

關於《明心寶鑑》中所錄格言的出處，相關研究已有不少。如王重民認為《明心寶鑑》的格言主要來自經書和諸子百家著述、宋儒語錄、道家勸善書三種。[27]鄭阿財則提出，相比於以上三種經典，更可能是抄錄自唐五代時期盛行的通俗類書、童蒙教材和勸善書，並列舉了主要出處如《太公家教》、《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林》、《雜抄》、《益智文》、《隨身錄》和《眞言要訣》等。[28]周安邦基於王、鄭二人的討論，認為《明心寶鑑》是由

[26] 關於《明心寶鑑》中的格言總數，研究者意見各有不同。筆者以清州本為底本，校以多種異本，計算其格言總數為 774 條。又如周安邦在論文（見註 3）中認為是 775 條，范崇高在《明心寶鑑》（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3）中計算為 760 條。

[27]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題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364。

[28] 鄭阿財：《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頁 74。

抄錄自經抄、格言和語錄的格言組成。[29]而韓國的大部分研究者則認為《明心寶鑑》是將抄錄自儒釋道三家文獻的格言編輯而成的。[30]

筆者綜合各家主張，以新的視角，將涉及到的 160 餘種文獻分為以下四類。1）以儒學文獻為中心，兼錄道教、佛教文獻。具體而言，出自《論語》的最多，有 83 條，之後《孟子集註》39 條、《荀子》13 條、《禮記》14 條。然而，相比於出自這些原典，源自 2）的可能性更高。2）《太公家教》、《新集文詞九經抄》和《文詞教林》等通俗類童蒙教材。3）《景行錄》和《事林廣記》等各種格言集和箴言集。其中明确提到出自《景行錄》的有 63 條。《景行錄》是元代文人史弼（1233-1318）的編著，其內容實際多出自北宋學者李邦獻的《省心雜言》。抄自日用百科全書《事林廣記》的也有數十條之多。4）出自唐代到元代文人禪僧的詩文集和語錄的格言和哲理詩數十條，其中邵康節、朱子和程子的語錄較多。[31]

這種四分法結合了編者自序中提到的「先輩已知通俗諸書」，認為所錄格言參考了通俗文獻，又或從直接摘抄這些文獻的可能性很高。[32]因此曹玄重刊時，評價《明心寶鑑》「是集群聖之大成，萃諸賢之蘊奧。」可見他也認為《明心寶鑑》中的格言和箴言，皆是編者精心挑選並整理出的精華部分。

又值得註意的是，在摘抄自這些文獻中的格言和箴言中，有不少都被當時或後代化用作俗談。前文提到的第 12 章〈立教篇〉第 5 條中所引用自《孔子三計圖》的格言，就被視作俗談。又比如《論語·顏淵》中的「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見《明心寶鑑》第 3 章第 1 條）和《孟子·公孫丑上》中的「孟子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見《明心寶鑑》第 11 章第 175 條）這些出自經書的內容，都可以看作是先秦的俗談。[33]除儒家經典外，出自其他歷史文獻中的格言，也大都具有類似的俗談特徵。

尤其出自《太公家教》、《新集文詞九經抄》和《文詞教林》等童蒙教材的格言多達上百餘條，其中大部分都俗談，或具有與其類似的特徵。以下列舉兩例。

---

[29] 周安邦：《〈明心寶鑑〉研究》，同註 3，頁 94。

[30] 〔韓〕金東煥：〈〈明心寶鑑〉의 書誌的 研究（〈明心寶鑑〉的書誌研究）〉，《書誌學研究》第 10 輯（1994），頁 599-652。

[31] 〔韓〕安大會：〈〈明心寶鑑〉의 口傳俗談 채록과 格言의 성격（〈明心寶鑑〉的口傳俗談採錄和格言的性質）〉，《漢文學報》第 50 號（2024），頁 189-226。

[32] 〔明〕范立本：〈明心寶鑑序〉，〔韓〕李佑成編：《清州版明心寶鑑》（城南：亞細亞文化社，1990），頁 6。「是故集其先輩已知通俗諸書之要語，慈尊訓誨之善言，以爲一譜，謂之《明心寶鑑》。」曹玄在刊行《重刊明心寶鑑》時，遺漏了〈明心寶鑑序〉中的這句話。

[33] 朱介凡也曾提到，古人在引用俗談時，其冠詞用「聞」的例子有《論語・雍也》「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見朱介凡：《中國俗談論》，同註 1，頁 73。杜文瀾在《古謠諺》（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 26 頁就將《孟子》中的話視為一種俗談。另外，第 2 章〈天理〉第 1 條「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也是一種典型的俗談語法。

《漢書》云：「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第 10 章第 6 條）[34]

太公曰：「良田萬頃，不如薄藝隨身。」（第 11 章第 241 條）

這兩條格言不僅內容上有聯繫，還都具有俗談的口氣。第 6 條說是出自《漢書》，實際上前半句出自《漢書·韋賢傳》，[35]後半句則出自《新集文詞九經抄》和《雜抄》。[36]而出自《漢書》的這半句，《漢書》中又明確記載其本是鄒魯地區的俗諺。可見，雖然書中著錄其出自史書，但這句格言是真真確確的俗談。

第 241 條格言提到是引自《太公家教》，這在現存的《太公家教》中也可確定，[37]另外也見於《新集文詞九經抄》。[38]其實這條格言最早出自《顏氏家訓·勉學》，而《顏氏家訓》中又明確提到這句引自諺語。[39]以上兩條格言皆是俗談，它們經過各種文獻，最終在《明心寶鑑》中定型。

范立本從唐代及以前文獻中採集俗談，並將其精煉規整，最後收入《明心寶鑑》，其中不少在當時已被使用。如上文提到的俗談，在元末至正年間，孔齊就在《至正直記》中引用「諺云：日進千文，不如一藝防身。」[40]這是一種變形的俗談，但我們亦無法否認它們之間緊密的相關性。這種因抄錄者的不同，在表述上亦有所不同，也恰好正是口傳俗談的特點之一。像這樣的被同時代人們使用的俗談在《明心寶鑑》中還有很多。

此外，在以上提到的數種童蒙教材中，《太公家教》尤其值得注意。這本書在敦煌出土文獻中十分常見。[41]一般認為，《太公家教》摘錄大量古代典籍中的嘉言名句，是標準的童蒙教材。而民俗學者高國藩認為這種看法太過片面，他提出《太公家教》是收集俗談並用於指導啟蒙的讀物。具體而言，一方面，出於指導和教育兒童如何處身立世的目的，編者從唐代及唐前典籍中精選了大量與之相關的俗談。另一方面，出於當時實際的考量，作

[34]〔韓〕安大會評譯：《明心寶鑑》（首爾：民音社，2004），卷 10，頁 330。本文中所引《明心寶鑑》的俗談均出自本書，以下不再出注，僅標記具體的章和條數。

[35]「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73，頁 3107。

[36]「太公曰：賜子千金，不如教之一伎。」，見鄭阿財：《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同註 27，頁 251。又同頁註 1 有「賜子千金，不如教之一藝。」

[37]「積財千萬，不如明解經書；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軀。」見幼學の会編，《太公家教注解》（東京：汲古書院，2009），頁 145-151。

[38]「良田萬頃，不如薄伎隨軀。」見鄭阿財：《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同註 27，頁 251。

[39]「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見〔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三，頁 157。

[40]〔元〕孔齊：《至正直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三，頁 72。

[41]鄭阿財、朱鳳玉：《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頁 89-98。

者又從日常生活中采錄與之相符的俗談。[42]《明心寶鑑》中引自《太公家教》的俗談多達47條，這些抄自前代文獻的內容，也大都與俗談有緊密聯繫。

以上分析了《明心寶鑑》中抄錄自前代文獻中的格言和箴言，並考證了它們大都或原本就是俗談，又或在當時被用作俗談的具體情況。更重要的是，《明心寶鑑》中也採錄了各種各樣編者同時代的口傳俗談，也就是朱敏序文中提到的「通世常言俗諺」。在《明心寶鑑》中，明確提到出處的有472條，而未提到出處的302條，雖然書中沒有直接標明出處，但亦有不少來源可考，其中不少實際也是俗談。以下是原書第11章《省心篇》中未標明出處的兩條內容：

疑人莫用，用人莫疑。（第11章第32條）

黃金未是貴，安樂直錢多。（第11章第90條）

這兩條經過調查均能找到來源。第32條見於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所引用古人的「疑則勿任，任則勿疑」一句。[43]同時《金史》中也記載着熙宗引說俗諺「疑人勿使，使人勿疑」的內容。[44]「古人言」和「諺」都足以證明這句話的俗談屬性。

第90條俗談在元朝戲曲和小說中十分常見。[45]在元朝末期以北京話為基礎編寫的漢語會話書《朴通事》和《老乞大》中，就引用過「休道黃金貴，安樂值錢多」這句俗談。[46] 雖說可以從戲曲和會話書中找到這句的出處，但這類未標明出處的俗談，更可能就是當時民間的常用俗談，因此范立本認為沒有必要標明其出處。像這樣的宋元時期的常用俗談，有的還能在前代文獻中找到，不見於《明心寶鑑》之前文獻的也不少。

通過上述例子，還可以看到《明心寶鑑》與元代漢語會話書《朴通事》和《老乞大》中的俗談也有密切關係。這些會話書中特別頻繁地使用常用句或俗談。其中，《朴通事》中共有72條俗談，其中14條見於《明心寶鑑》，《老乞大》中與《明心寶鑑》一樣的俗談也有18條之多。

而《老乞大》和《朴通事》中所引俗談的數量差異，可歸因於教材難度的不同。[47]如

---

[42] 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新北：聯經，1994），頁313-321。

[43]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第一一八，頁3714。「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

[44] 〔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四，頁85。「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

[45] 在雜劇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定場詩：「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

[46] 汪維輝、朴在淵校點：《朴通事諺解》（牙山：鮮文大學校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2003），頁130。

[47] 〔韓〕梁伍鎮：〈《老乞大》《朴通事》에 보이는 熟語의 표현에 대하여（《老乞大》《朴通事》中的熟語表

果說《老乞大》是初級階段的會話書，那麼《朴通事》則是高級階段的會話書，因此《朴通事》更強調了對俗談的掌握。當時會話書中大量編入俗談的原因，在於普通人的生活中使用頻繁俗談，尤其常用於高級對話中，元代戲曲中大量使用常用語和俗談的現象，也能印證這一點。

有趣的是，在生動展現元朝北京人的日常生活的會話書中，尤其活躍地使用俗談，這點與《明心寶鑑》十分相似。基於此可以推測，《明心寶鑑》的創作動機之一，可能是為了滿足高級對話中對俗談的需求。更有趣的例子是《明心寶鑑》第11章第46條，其內容為「常防賊心，莫偷他物。」同樣，在《老乞大》和《朴通事》中也收錄著該俗談的諺解文和原文，此處引漢文原文如下：

> 休那般說，小心必勝。常言道：「常做賊心，莫偷他物。」你自依著我，留一箇看房子。[48]

> 我說與你眾伴當們，常言道：「常防賊心，莫偷他物。」[49]

在韓國和中國的大多數翻譯書中，第 46 條被譯為「我們要常懷防盜之心，不去盜取他人之物」或「我們要警惕自己生出盜心，不應該偷盜他人之物」。然而，這條俗談應翻譯成為了不讓別人產生覬覦我的東西的想法，我絕不能露出破綻。換句話說，這不是提醒我們要警惕偷盜他人東西的盜心，而是要警惕偷盜我東西的盜賊。[50]考慮到《老乞大》和《朴通事》中的對話情境，我們只能按這樣解讀。例如在《老乞大》的背景中，當要離開旅館房間時，旅人囑咐旅館安排一個人來看管自己行李，以免讓盜賊產生偷盜的心思。可見，旅人在此引用該俗談，意在提醒旅館要時刻小心，避免被盜。關於防盜，在第 14 章第 9 條中還有「時時防火發，夜夜備賊來」一句，這也是當時十分常用的俗談，關於其來歷和解釋，元人孔齊的《至正直記》中亦有記載。[51]

范立本在《治家節要》上卷中專列 「防盜」一項，論及如何防盜的問題。雖然其中沒有引用這句俗談，但他建議在居家或旅行時，應採取相關措施，使盜賊根本無法起盜心，這與《老乞大》中的對話非常相似。由於其他文獻中並沒有出現這句俗談，可以推測這句

現)〉，《中國學論叢》第30卷（2010），頁53-78。

[48]〔韓〕鄭光：《老乞大》（김영사出版社，2004），頁113-115。

[49] 汪維輝、朴在淵校點：《朴通事諺解》，同註46，頁92。

[50] 這與《周易・繫辭傳上》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的意思相近。

[51]〔元〕孔齊：《至正直記》，同註 40，〈浙西諺〉，頁 31。「浙西諺云：『年年防火起，夜夜防賊來。』蓋地勢低下，濱湖多盜，常有此患。此語亦好令人儆戒無虞也，至于爲學檢身者，亦然。」

俗談曾在元代流行，也反映了當時盜賊猖獗的社會一面。基於這些與《老乞大》和《朴通事》相同的俗談，我們可以認為，《明心寶鑑》是一部貼近元末普通民眾生活的處世和行為指南。它不是抽象、空洞、炫耀學識或單純以教養為目的的著作，而是提供在城市和鄉村的實際生活中所需的處身智慧，是一部實用書。

《明心寶鑑》作為一本收錄了大量元代社會廣泛使用的俗談的俗談集和格言集，它可以幫助人們應對生活中容易遇到的各種問題，同時又敏銳地捕捉到現實世界中不偏的真實。具體而言，它涵蓋了貧富與財富、社會生活與家庭管理、人心與交友關係、父母奉養與子女教育、城市與鄉村的人際關係、背叛與善意等等在實際生活中常見的體驗。由於《明心寶鑑》大量收錄了口頭流傳的俗談，因此被當作貼近實際生活的格言集並得到廣泛應用。書中那些難以確定出處的俗談，大體上可以被推定為元代的俗談，其中亦有不少是《明心寶鑑》中最早收錄的，如以下二條例子。

經目之事，猶恐未眞；背後之言，豈足深信？（第11章第178條）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第11章第39條）

上面第178條不見於《明心寶鑑》之前的著述。然而，范立本在《治家節要》下卷《是非》中引用了這句俗談，不僅評論到「其言雖俚，其理至當」，還詳細解釋了其中的道理。[52]通過《治家節要》中的說明，可見這句俗談並非引自之前的某部經典，而是採集自民間俗談之中。即使未來我們在《明心寶鑑》之前的文獻中能找到這句俗談，也無法否認范立本當時採自民間口傳這一事實。此後，這句俗談在《水滸傳》第二十五回、《金瓶梅》第九回、《霞箋記》第十齣、《殺狗記》第七齣等作品中被再次引用，尤其《金瓶梅》中引用了多達數十條《明心寶鑑》中的俗談。

第39條在《朴通事諺解》下卷中以常言的形式出現，[53]可知該條當是元末俗談。實際上，這句俗談在元雜劇中也十分常見，如孟漢卿的《魔合羅》第一折和高明的《琵琶記·五娘尋夫上路》等多個戲劇中都有出現。雖然這句俗談不是《明心寶鑑》首次收錄的，但范立本顯然是將其視作口傳的俗談而收錄的。在這之後，這句俗談也經常出現在《水滸傳》、馮夢龍的《喻世明言》和《金瓶梅》等小說中。

---

[52] 〔明〕范立本：《治家節要》，同註7，下卷〈是非〉：「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足深信？』其言雖俚，其理至當。夫處世治家者，苟非自聽自視，而得虛妄是非之，皆不足信也。概能如是，則虛妄之言，亦無自而入矣。」

[53] 汪維輝、朴在淵校點：《朴通事諺解》，同註46，頁168。「你知道他就裏麼？常言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成書於明初的《明心寶鑑》收集並整理了大量格言和俗談，展現出在廣袤領土和悠久歷史中積累而成的強大的中國文化特質。指導人們在世俗的現實世界中更好地生活的處世哲學，通過當時口傳的俗談也展現出更強的生命力。這種智慧很難從學校教育中聖人賢者的規範性著作中習得。如果說經典中的格言談論的是人生的理想，那麼《明心寶鑑》中的俗談談論的則是人生的現實。因此，長期以來正統的學者們批評該書卑俗低賤，不夠公明正氣。但也正因這本書從多面立體的角度、生動地展現中國人典型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才能夠被後世評價為蘊藏着日常處世哲學的經典。

五、結論

以上主要論證了《明心寶鑑》的編者身份，梳理了各種版本的流通情況，並分析了書中輯錄的俗談的性質，結論整理如下。

首先，為了解編者范立本提供新的資料。通過分析《明心寶鑑》初刊13年後刊行的《治家節要》的朝鮮覆刻本，可以得知編者范立本雖爲無名的知識人，但因關注家庭管理而編著了《明心寶鑑》和《治家節要》。《明心寶鑑》初刊後十分流行，商業出版者徑自刪去編者名和自序後大肆刊行。在此過程中，真正的編者逐漸被遺忘。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著者的無名和編著本身的通俗性。對比兩部編著，可以發現二者的內在聯繫，並能知道它們都是以所有階層為對象的、適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指導讀者進行家庭管理的實用書籍。

其次，對《明心寶鑑》在海外傳播中形成的各種版本進行了調查分析。作為一部在世界范圍內引起關注的編著，關於是書的相關研究也並不少見。本文主要是以最接近初刻本形態的清州本為基準，簡要探討了明清、日本和朝鮮的各個重要版本及其形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點。簡而言之，在大部分的版本中都出現了編者名和自序的脫刪、過多的誤字和編輯上的謬誤、內容的肆意增加和縮略等問題。在《明心寶鑑》的流通過程中，劣本竟多於善本。這種情況延續至今，影響着我們對《明心寶鑑》的閱讀和理解。

最後，在考證出《明心寶鑑》和《治家節要》具有緊密聯繫的基礎上，結合書中大量的賢者語錄和民眾的口傳俗談，指出《明心寶鑑》是口傳文化的產物，又通過具體的內容分析，論證了其格言集和俗談集的性質。書中不僅收集了前代各類文獻中有關家庭管理和處世之道的古俗談，還輯錄了元末明初當時的流行俗談。作為一部前所未見的大型早期俗談資料匯編，足以說明其歷史地位之重。

（翻譯：韓國成均館大學漢文學系博士過程修了 高卓）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
〔宋〕陳元靚：《事林廣記》，京都：中文出版社，1988 年。
〔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元〕孔齊：《至正直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明〕范立本：《新刊大字明心寶鑑》，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初刊黑口本（索書號：平圖 000932）。
〔明〕范立本：《新刊大字明心寶鑑》，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藏 1454 年朝鮮清州刻本（索書號：일사 179Si64）
〔明〕范立本：《治家節要》，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藏 1431 年朝鮮覆刻本。（索書號：465012689）
〔明〕范立本撰，萬曆帝命編：《御製重輯明心寶鑑》，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1585 年內府刻本（索書號：990077540920203941）
〔明〕范立本撰，〔明〕鄭繼華刊：《新鍥提頭音釋官板大字明心寶鑑正文》，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1601 年刻本（索書號：990077540950203941)）
〔明〕范立本撰，〔韓〕李佑成編：《淸州版明心寶鑑》，城南：亞細亞文化社，1990 年。
〔明〕范立本撰，〔明〕曹玄刊：《重刊明心寶鑑》，北京：線裝書局，2020 年。
〔明〕范立本撰，范崇高譯：《明心寶鑑》，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3 年。
〔明〕范立本撰，〔韓〕安大會評譯：《明心寶鑑》，首爾：民音社，2024 年。
〔清〕杜文瀾：《古謠諺》，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幼學の会 編：《太公家教注解》，東京：汲古書院，2009 年。

二、近人論著

〔韓〕安大會：〈《明心寶鑑》의 口傳俗談 채록과 格言의 성격（《明心寶鑑》的口傳俗談採錄和格言的性質）〉，《漢文學報》第 50 號，2024 年。
————：〈《明心寶鑑》의 판본과 새로 발굴된 天啓本 坊刻本의 가치（《明心寶鑑》的版本和新見天啓本坊刻本的價值）〉，《文獻與解釋》第 95 號，2024 年。
————：〈한국에서 간행된《明心寶鑑》抄略本의 판본과 특징（韓國所刊行《明

心寶鑑》的抄略本的版本和特徵〉〉, 《韓國文化》第 105 號，2024 年。

〔韓〕朴志玹：〈알폰소 바뇨니의 《西學齊家》「齊夫婦」卷——宣教의 한 방식으로서 의부부 윤리（高一志的《西學齊家》〈齊夫婦卷〉——作為一種宣教方式的夫婦倫理）〉，《人文論叢》第 67 號，2012 年。

〔韓〕成海俊：《동아시아 明心寶鑑 연구（東亞《明心寶鑑》研究）》，首爾：문出版社，2011 年。

————：《日本における〈明心宝鑑〉受容の思想史的研究》，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論文，1979 年。

〔韓〕金光一：〈密陽本《新刊明本治家節要》의 문헌가치（密陽本《新刊明本治家節要》的文獻價值）〉，《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 28 卷， 2011 年。

〔韓〕金東煥：〈《明心寶鑑》의 書誌的 研究（《明心寶鑑》的書志研究）〉，《書誌學研究》第 10 輯，1994 年。

————：〈范立本이 편찬한 《治家節要》에 대한 考察（范立本所編《治家節要》考察）〉，《書誌學研究》第 25 輯，2003 年。

〔韓〕林東錫：〈《明心寶鑑》과 《昔時賢文》의 同一句節 比較考（《明心寶鑑與《昔時賢文》同一句節比較考）〉，《中國語文學論集》第 31 號，2005 年。

〔韓〕梁伍鎭：〈《老乞大》·《朴通事》에 보이는 熟語의 표현에 대하여（《老乞大》《朴通事》中的熟語表現），《中國學論叢》第 30 卷，2010 年。

〔韓〕崔洛元：〈카톨릭 세계권과 유교——16 · 17 세기 스페인의 경우를 중심으로(天主教世界觀和儒教—以 16·17 世紀西班牙的情況為中心)〉，《儒學研究》第 25 輯，2011 年。

〔韓〕鄭光譯著：《（原本）老乞大》，坡州：김영사出版社，2004 年。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題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方彥壽：〈東陽崇川與建陽崇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8 年第 4 期。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臺北：新興書局，1965 年。

汪維輝、朴在淵校點：《朴通事諺解》，牙山：鮮文大學校中韓飜譯文獻研究所，2003 年。

周安邦：《〈明心寶鑑〉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

胡文婷，張西平：〈蒙學经典《明心寶鑒》的拉丁语譯本初探〉，《中國翻譯》2022 年第 4 期。

胡文婷：〈16 世纪《明心寶鑒》的西方譯介—以高母羡譯本与罗明坚譯本為中心〉，《中國比較文學》2023 年第 3 期。

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 新北：聯經，1994 年。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張魯原：《中華古諺語大辭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1 年。

鄭阿財、朱鳳玉：《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 年。

鄭阿財：《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劉莉美：〈當西方遇見東方——從《明心寶鑑》兩本西班牙黃金時期譯本看宗教理解下的偏見與對話〉，《中外文學》2005 年第 10 期。

Zhang RJ, Gil-Osle JP. 「Chinese monks, dragons, and reincarnation: the hand of Juan Cobo in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Mingxin baojian 明心寶鑑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circa 1590，」*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4.1(2024).

WORKS CITED

Ahn, Dae-hoe. "*Myeongsim bogam*-ui gubun sokdam chaerok-gwa gyeogeon-ui seonggyeok" ["The Collection of Oral Proverbs and the Nature of Maxims in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Hanmun hakbo* [*Journal of Kore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no. 50, 2024.

Ahn, Dae-hoe. "*Myeongsim bogam*-ui panbon-gwa saerowun balgul-doen Cheongye-bon bang-gak-bon-ui gachi" ["The Editions of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and the Value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Tianqi Period Block-printed Edition"]. *Munheon-gwa haeseok* [*Docu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no. 95, 2024.

Ahn, Dae-hoe. "Hanguk-eseo ganying-doen *Myeongsim bogam* choryak-bon-ui panbon-gwa teukjing" ["The E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bridged Versions of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Published in Korea"]. *Hanguk munhwa* [*Korean Culture*], no. 105, 2024.

Ahn, Dae-hoe, commentator and translator. *Myeongsim bogam*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Written by Fan Liben, Minumsa, 2024.

Ban, Gu. *Han shu* [*Book of Han*]. Zhonghua shuju, 1962.

Chen, Yuanjing. *Shilin guangji* [*A Comprehensive Record of the Forest of Affairs*]. Zhongwen chubanshe, 1988.

Cheng, Hae-jun. *Dong-Asea Myeongsim bogam yeongu* [*A Study of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in East Asia*]. Moon Publishers, 2011.

Cheng, Hae-jun. *Nihon ni okeru "Meishin hōkan" juyō no shisōshiteki kenkyū*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in Japan*]. Tohoku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79.

Choe, Nak-won. "Katollik segyegwon-gwa yugyo: 16, 17-segi Seupein-ui gyong-u-reul jungsim-euro" ["The Catholic Worldview and Confucianism: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16th and 17th Century Spain"]. *Yuhak yeongu* [*Confucian Studies*], no. 25, 2011.

Du, Wenlan. *Gu yaoyan* [*Ancient Ballads and Proverbs*]. Zhonghua shuju, 1984.

Fan, Liben. *Chongkan Mingxin baojian* [*Reprinted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Edited by Xuan Cao, Xianzhuang shuju, 2020.

Fan, Liben. *Mingxin baojian*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Translated by Chonggao Fan, Sichuan daxue chubanshe, 2023.

Fan, Liben. *Qingzhou-ban Myeongsim bogam* [*The Cheongju Edition of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Edited by U-seong Yi, Asea munhwasa, 1990.

Fan, Liben. *Xinkan dazi Mingxin baojian* [*Newly Printed Large Character Edition of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Early Ming block-printed edition, held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Shelfmark: Pingtou 000932.

Fan, Liben. *Xinkan dazi Mingxin baojian* [*Newly Printed Large Character Edition of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1454 Joseon Cheongju block-printed edition, held at th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Library, Shelfmark: Ilsa 179Si64.

Fan, Liben. *Xinqu tidou yinshi guanban dazi Mingxin baojian zhengwen* [*The Text of the Newly Carved Official Edition of the Large Character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with Phonetics and Annotations*]. Edited by Jihua Zheng, 1601 block-printed edition, held at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helfmark: 990077540950203941.

Fan, Liben. *Yuzhi zhongji Mingxin baojian* [*Imperially Re-compiled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Commissioned by the Wanli Emperor, 1585 palace block-printed edition, held at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helfmark: 990077540920203941.

Fan, Liben. *Zhijia jieyao* [*Essentials for Managing the Family*]. 1431 Joseon reprint edition, held at the Korea University Library, Shelfmark: 465012689.

Fang, Yanshou. "Dongyang Chongchuan yu Jianyang Chonghua" ["Chongchuan in Dongyang and Chonghua in Jianyang"]. *Guji zhengli yanjiu xuekan* [*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 no. 4, 1988.

Gao, Guofan. *Dunhuang minjian wenxue* [*Dunhuang Folk Literature*]. Lianjing, 1994.

Guo, Shaoyu. *Zhaoyushi gudian wenxue lunji (shang bian)* [*Collected Essays on Classical Literature from Zhaoyushi (Vol. 1)*].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3.

Hu, Wenting. "16 shiji *Mingxin baojian* de xifang yijie: Yi Gaomuxian yiben yu Luomingjian yiben wei zhongxin" ["Western Translations of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in the 16th Century: Focusing on the Translations of Juan Cobo and Michele Ruggieri"]. *Zhongguo bijiao wenxu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o. 3, 2023.

Hu, Wenting, and Xiping Zhang. "Mengxue jingdian *Mingxin baojian* de Ladinyu yiben chuta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the Primer Classic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Zhongguo fanyi*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4, 2022.

Kim, Dong-hwan. "*Myeongsim bogam*-ui seojijeok yeongu"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of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Seojihak yeongu* [*Journal of Institute of Bibliography*], no. 10, 1994.

Kim, Dong-hwan. "Beon Rip-bon-i pyeonchan-han *Chijia jieyao*-e dae-han gochal" ["A Study on the *Essentials for Managing the Family* Compiled by Fan Liben"]. *Seojihak yeongu* [*Journal of Institute of Bibliography*], no. 25, 2003.

Kim, Gwang-il. "Miryang-bon *Xinkan Mingben Zhijia jieyao*-ui munheon gachi" ["The Bibliographical Value of the Miryang Edition of the *Newly Printed Ming Edition of Essentials for Managing the Family*"]. *Zhongguo yuwen nonyeok chonggan*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vol. 28, 2011.

Kong, Qi. *Zhizheng zhiji* [*Straightforward Records of the Zhizheng Era*]. Zhonghua shuju, 1991.

Lim, Dong-seok. "*Myeongsim bogam*-gwa *Sishi xianwen*-ui dong-il gujeol bigyo-g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dentical Phrases in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and *Proverbs for the Wise*"]. *Zhongguo eomunhak nonjip*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 31, 2005.

Liu, Limei. "Dang xifang yujian dongfang: Cong *Mingxin baojian* liangben Xibanya huangjin shiqi yiben kan zongjiao lijie xia de pianjian yu duihua" ["When the West Meets the East: Prejudices and Dialogues under Religious Understanding in Two Spanish Golden Age Translations of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Chung-wai wenxue* [*Chung-wai Literary Quarterly*], no. 10, 2005.

Park, Ji-hyeon. "Alponso Banyoni-ui *Seohak jega* 'Je bubu' gwon: Seongyo-ui han bangsik-euro-seo-ui bubu yunli" ["Alfonso Vagnoni's *Western Learning on Managing the Family*, 'Husband and Wife' Volume: Marital Ethics as a Method of Mission"]. *Inmun noncho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no. 67, 2012.

Sima, Guang. *Zizhi tong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in Aid of Governance*]. Zhonghua shuju, 1956.

Tuotuo, et al. *Jin shi* [*History of Jin*]. Zhonghua shuju, 1975.

Wang, Zhongmin. *Zhongguo shanbenshu tiyao*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Rare Books*].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3.

Wang, Weihui, and Jae-yeon Bak, annotators. *Baktongsa eonhae* [*Korean Annotation of the Interpreter Bak*]. Sun Moo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Korea-China Translation Documents, 2003.

Yang, Wu-jin. "*Nogeoldae*, *Baktongsa*-e bo-ineun sug-eo-ui pyohyeon-e dae-ha-yeo" ["On the Expression of Idioms in *Lao Qida* and *Interpreter Bak*"]. *Zhongguohak noncho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30, 2010.

Yan, Zhitui. *Yanshi jiaxun jijie* [*Collected Explanations of the 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an Clan*]. Zhonghua shuju, 1993.

Youngo-no-kai, editor. *Taiko kakyo chukai* [*Annotations to the Family Instructions of Grand Duke Jiang*]. Kyūko shoin, 2009.

Zhang,召奎 (Zhang, Zhaokui). *Zhonghua gu yanoyu da cidian* [*Great Dictionary of Ancient Chinese Proverbs*]. Shanghai daxue chubanshe, 2011.

Zhang, RJ, and Gil-Osle JP. "Chinese Monks, Dragons, and Reincarnation: The Hand of Juan Cobo in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Mingxin baojian*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circa 1590."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4, no. 1, 2024.

Zheng, Acai. *Dunhuang xiejuan xinji wenchi jiujing chao yanjiu* [*A Study of the Newly Collected Textual Extracts of the Nine Classics from Dunhuang Manuscripts*]. Wenshizhe chubanshe, 1989.

Zheng, Acai, and Fengyu Zhu. *Kaimeng yangzheng: Dunhuang de xuexiao jiaoyu* [*Opening Enlightenment and Cultivating Rectitude: School Education in Dunhuang*]. Gansu jiaoyu chubanshe, 2007.

Zheng, Gwang, commentator and translator. *Original Lao Qida* [*(Eonbon) Nogeoldae*]. Gimmyoung Publishers, 2004.

Zhou, Anbang. *A Study of the Precious Mirror for Enlightening the Mind* [*Mingxin baojian yanjiu*]. Feng Chi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09.

Zhu, Jiefan. *Zhongguo yanyu lun* [*On Chinese Proverbs*]. Xinxing shuju, 1965.